

释源博◎著

敦煌遗书二十卷本
《佛说佛名经》录校研究



宗教文化出版社

释源博◎著

敦煌遗书二十卷本

《佛说佛名经》录校研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敦煌遗书二十卷本《佛说佛名经》录校研究/释源博著.--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5.4

ISBN 978-7-80254-999-9

I. ①敦…II. ①释…III. ①敦煌学-文献-研究 IV. ①K870.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79954号

敦煌遗书二十卷本《佛说佛名经》录校研究

释源博 著

出版发行: 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44号 (100009)

电 话: 64095215(发行部) 13701283080(编辑部)

责任编辑: 毛 宁

版式设计: 陶 静

印 刷: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版本记录: 880×1230毫米 32开本 18印张 470千字

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54-999-9

定 价: 59.00元

内容提要

敦煌遗书《佛说佛名经》(二十卷本)约产生于隋代,属于伪经。伪经的内容大都反映了一定时期和地区的佛教在民间的流传情况,反映了一定时期的社会思潮,对我们了解佛教在民众中的流行很有帮助。此经以元魏菩提流支译的十二卷本《佛说佛名经》为基础,加上其他一些材料编撰而成。和十二卷本《佛说佛名经》相比,多了经典名称和忏悔文、伪经《大乘莲华宝达菩萨问答报应沙门经》。

隋代虽然结束了中土社会长期的分裂状况,但绵延数百年之久的社会大动荡给人们带来的精神阴影已经深深扎根在广大民众的内心深处,并持久地影响着人们的信仰趋向。因此,该经对于我们了解南北朝到隋朝的佛教状况有着重要价值。但由于该经久已失传,只能在敦煌写本残卷中找到。因此,搜集、鉴别敦煌遗书中属于二十卷本《佛说佛名经》的写本残卷,并进行录校整理,为学术界提供一个较为完整的整理本,成为研究的前提。

笔者参与了二十卷本《佛说佛名经》的录校整理工作。在这个基础上,本文首先对此经产生的由来作一定的分析,以丰富的历史资料说明二十卷本《佛说佛名经》的内容与结构特点和其产生的历史年代的社会思潮是相呼应的;其次通过对二十卷本《佛说佛名经》中佛经译介年代的分析,指出此经应产生于隋代,修正了前此产生于南北朝时期的观点;再次就日本学者井ノ口先生所谓

的“十八卷本”《佛名经》问题方面作一定的分析；最后就该经在《佛名经》演变中的历史地位试作一定的探讨。

本文共分三大部分进行论述。

第一部分阐述二十卷本《佛说佛名经》产生的由来。

第二部分论证二十卷本《佛说佛名经》产生的历史年代，以及介绍此经的内容与结构。

第三部分主要就“十八卷本”问题，以及二十卷本《佛说佛名经》在《佛名经》体系演化中的历史地位进行一定的探讨。

通过以上阐述，说明：

一、二十卷本《佛说佛名经》的产生是自南北朝以后，佛教内部长期流行的末法思想和三宝崇拜两种思潮影响的必然结果。

二、二十卷本《佛说佛名经》约产生于隋代。

三、二十卷本《佛说佛名经》的内容与结构特征体现了当时社会流行的佛、法、僧三宝前忏悔之风气。

四、日本学者井ノ口先生所谓的“十八卷本”其实是二十卷本的前十八卷。

五、二十卷本《佛说佛名经》在《佛名经》体系演化中处在中间的地位。

Abstract

It was in about Sui Dynasty that *Buddha's name preached by Buddha Sutra* belonging to Dunhuang Manuscript, which had twenty volumes, was created, this sutra pertains to spurious works. The contents of spurious works mostly not only show how Buddhism went round in folks in certain period and area, but also reveal society thoughts in certain period. It is helpful for us to understand how Buddhism spreaded in people. Based on *Buddha's name preached by Buddha Sutra*, which has twelve volumes translated by *Bodhiruci* in Yuanwei period, it has been compiled by adding other materials. Compared with twelve volumes, it has been added the name of sutra, confession articles, and *The Mahāyāna Lotus Baoda Bodhisattva's asking about the Retribution for the Shramanas Sutra*.

The condition of longterm divisiveness of the society was ended in Sui Dynasty although, the mental umbrage brought on by hundreds of great turbulence of the society had been deeply rooted in the spirit of the people, and permanently affected people's belief trend. As a result, *Buddha's name preached by Buddha Sutra* (twenty volumes) has so important value that we can understand Buddhism in Nanbei and Sui Dynasty. But it is pity that the sutra has been lost since ancientry, only can be found out in Dunhuang Manuscript, therefore it

becomes a research precondition to engage in collec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of the sutra from tremendous amount of Dunhuang Manuscript and offer a relative full text of this sutra for the academe.

It is my honor that I am concerned with the collection, differentiation of this sutra, and has accomplished a relative full text of this sutra. According as the text of this sutra, first of all, the article will analyze the cause of the creation of this sutra, in order to illuminate the character of the content and structure of this sutra is consistent with the social trend of thoughts in Nanbei Dynasty by exemplifying a lot of historical facts. Secondly, we will indicate that this sutra was compiled in Sui Dynasty by analyzing the time of this sutra's being translated, which has revised the previous idea that this sutra was created in Nanbei Dynasty; Thirdly, we will analyze *Buddha's name preached by Buddha Sutra* (eighteen volumes) considered by *Mr. Inosaki Taijun*, who is a Japanese scholar; Lastly, the article will have some analyses about the status of this sutra in the evolvement of *Buddha's name Sutra* system.

The article has three chapters.

Part one will illuminate the cause of *Buddha's name preached by Buddha Sutra* (twenty volumes).

Part two will reason the time of the creation of *Buddha's name preached by Buddha Sutra* (twenty volumes) and introduce the content and structure of this sutra to readers.

Part three will mainly talk on *eighteen volumes* and analyze historical status of this sutra in the evolvement of *Buddha's name*

Sutra system.

By expatiation hereinbefore, we can get three conclusions:

One; It is an inevitable result for the creation of *Buddha's name preached by Buddha Sutra* (twenty volumes) with the influence of the thought about degeneration of the dharma and the worship to the three precious ones prevailing for a long time in the field of Buddhism since Nanbei Dynasty.

Two; The Sutra was compiled in about Sui Dynasty.

Three; The character of the content and structure of this sutra manifests the fashion of confession before Buddha, Dharma, Bonze.

Four; *Buddha's name Sutra* (eighteen volumes) considered by Mr. Inosaki Taijun should be actually the former eighteen volumes of *Buddha's name Sutra* (twenty volumes).

Five; The Sutra has the status of connecting link between the preceding and the following in the evolvement of *Buddha's name Sutra* system.

序 言

佛名经是中国佛教初传期已开始出现的一类佛经的总称，早期是佛教教义中佛陀崇拜的体现。这类经典其后不断发展，呈现出新的形态。从来源看，佛名经既有域外传入译为汉文的，也有中国人改写，乃至自行编纂的。

中国佛教早期出现的佛名经往往对经中的佛陀有简要的介绍，如《八吉祥神咒经》、《八吉祥经》、《八阳神咒经》、《八佛名号经》等；其后出现的佛名经对佛陀的介绍越来越少，往往仅罗列佛名。如《三劫三千佛名经》、《十方千五百佛名经》等还介绍每个佛陀所处的方位。而元魏天竺三藏菩提流支译的十二卷本《佛说佛名经》中仅对部分佛陀介绍其所在方位，还有大量佛陀则仅有一个名称。不过十二卷本《佛说佛名经》在第十二卷末尾罗列不少菩萨名，则是该传本的特色。随着三宝思想在中国的深入传播，佛名经的形态出现较大变化，除罗列作为佛宝代表的佛名外，还罗列作为法宝代表的佛经名，作为僧宝代表的菩萨名、辟支佛名。虽然“佛名经”名称未变，其具体内容大为扩充；其功能不仅体现佛陀崇拜，而且体现三宝信仰，形成我称之为“三宝具足”形态的佛名经。自然，从“一体三宝”

的角度讲,这种“三宝具足”形态的经典,依然属于“佛名经”系统。

三宝具足形态佛名经的出现与发展,与中国信仰层面佛教的发展具有密切关系,它不仅是三宝崇拜的表现方式之一,对佛教忏仪也有重大影响,包括由佛名经自行组织为忏仪或成为其他佛教忏仪的有机组成部分等。

值得注意的是,从目前资料看,这种三宝具足形态的佛名经最早均由中国人编纂,这种现象值得研究。正因为它们由中国人编纂,因此被历代编纂经录的僧人视为“伪经”,主张予以禁绝。虽则如此,此类经典依然在民间广泛流传,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巨大存在。乃至唐释圆照在贞元年间编纂《贞元新定释教目录》时,不得不依照唐德宗的命令将它收入大藏经。而高丽国僧人守其编纂《再刻高丽藏》时称,虽然明知该经是伪经,但不敢将它删除:“于举国盛行久远之典,忽独起以删之,而欲众情之不怒己,如螳螂之怒其臂以当车,欲其不辍己也,犹不足以譬其非分也。心知伪妄,力不能正。末法之弊,一至于此。伤哉!”^①所以最终还是将它收入《再刻高丽藏》,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大正藏》中所收的三十卷本《佛名经》。在西陲敦煌,则有资料显示,敦煌教团曾遵照统治敦煌的归义军节度使的命令,每天念诵十六卷本《佛说佛名经》一卷,为国祈福。

由于该经长期不为大藏经所收,仅在民间流通,使得该经形态歧杂多变,出现不同的传本。依照历史资料记载,有十六卷、十八卷、三十卷等,但我在敦煌遗书中发现一种二十卷本,

^① 《高丽国新雕大藏校正别录》卷三十。

未见历代经录著录。1988年,借中国吐鲁番学会在北京召开学术讨论会的机会,递交论文《关于敦煌遗书〈佛说佛名经〉》^①,主要探讨佛陀崇拜的起源、中国佛教中《佛名经》的由来,并力图探讨中国所传不同传本《佛说佛名经》的流变。但当时掌握的资料有限,所以探讨结论也有限。

其后在整理敦煌遗书的过程中,积累的资料越来越多,觉得有必要对“三宝具足”形态《佛说佛名经》的流变做一番彻底的清理。亦即搞清现有文本十二卷本、十六卷本、二十卷本、三十卷本《佛说佛名经》之间的相互关系,探讨十八卷本《佛说佛名经》的原来面貌。于是将日本七寺发现的十六卷本《佛说佛名经》全部录文,又请内子张丽对敦煌遗书二十卷本《佛说佛名经》进行文本录文、校勘,并比对二十卷本与菩提流支十二卷本、《高丽藏》三十卷本之间的关系。

2005年,张磊考入上海师范大学,攻读宗教专业佛教方向硕士课程,2007年进入撰写毕业论文阶段。由于张磊的具体情况,经过反复考虑,我把张丽关于二十卷本《佛说佛名经》的整理稿及日本七寺十六卷本《佛说佛名经》的录文交给张磊,由张磊继续整理。张磊对敦煌遗书中二十卷本《佛名经》的原始资料重新做了校核,并再次查核了二十卷本与十二卷本、三十卷本之间的关系,增加考察了张丽还没有进行的二十卷本与七寺十六卷本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敦煌遗书二十卷本〈佛说佛名经〉校录研究》。论文对二十卷本《佛名经》的产生年代

^① 方广钐:《关于敦煌遗书〈佛说佛名经〉》,载《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年6月。

做了新的研究，厘清了二十卷本《佛名经》与经录记载的十八卷本《佛名经》的关系，探讨了此类《佛名经》流传的时代背景。在《佛名经》研究方面有新的突破。有关本论文的具体内容，可参见本书及本书的“内容提要”，此不赘述。

需要说明的是，张磊毕业以后，我又发现一些关于二十卷本《佛说佛名经》的新资料，于是交给张丽继续整理。并将最终成果发表在《藏外佛教文献》第十辑至第十五辑。考虑到张丽、张磊对二十卷本《佛名经》文本整理工作付出的不同工作量，在《藏外佛教文献》发表时，整理者署名为“张丽、张磊”。

2008年毕业后过一段时间，张磊正式出家，法名“源博”，开始了他新的人生历程。

前不久源博法师来信说，拟将当年的硕士论文正式出版，希望我写一篇序。这是一件好事，自当支持。因述本论文之缘起如上，以为序云。

太虚大师曾云：“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祝愿源博法师在学佛的道路上一路顺风。

方广镛

2014年7月9日于古运河北端

自序

自正式出家以来,时刻谨记方先生之谆谆教诲,以方先生送予我的“随缘做去,直道行之”为座右铭。六年来,奔波于参学之旅。期间,艰苦辛酸备尝。虽然未有所成就,然向佛之初心未有丝毫减退。

常有人问我如何处理学术与信仰的关系。坦诚而言,学术与信仰完全能达到圆融共处,相互促进。通过学术思维的训练,通过学习佛教史,可以让个人的信仰多一分理智,多一分冷静,心胸亦越发宽博,包容之心亦越发扩展。有时甚至会觉得过去自己的信仰虽然虔诚,可是由于无知所导致的错误的知见更加可笑。从某种意义上讲,做学问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做人的过程。

就以疑伪经来说,对于该领域的研究,在佛教界内部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可以想象,民间一直广为流传,而加以信敬膜拜的某部经典,突然被宣布为疑伪经,首先在信众个人的信仰感情上无法接受。

可是,疑伪经的概念,却是我国古代佛教界大德提出来的,最早始于东晋道安大师提出的“疑经”概念,可谓源远流长。

又,学术界早已有一种观点——不提倡“疑伪经”的说法,而代之以“中国撰述经典”。这些伪经是中国佛教信徒根据本土需要而进行的创造。

在上海师范大学就读期间,为了论文的写作,我按照方先生的要求通读了《大正藏》中的史传部文献,发现古代佛教大德,特别是律师敢于正视佛教内部腐败的现实,对僧团内部的伪滥现象进行了真实的记录,绝不会姑息养奸。这也正是学术的风范,实事求是,求真务实,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

在参加2014年第三届全国佛教院校学生论文发布会期间,圣凯法师也问我如何处理学术与信仰的关系,当时我以非常自信的态度,告之以两者完全可以和平共处。还以疑伪经来说,难道这些经典就没有值得我们学习的思想精华吗?

最终决定出版本书,有以下原因:

其一,2014年6月,受佛学院委派,参加第三届全国佛教院校学生论文发表会,发表了《敦煌遗书二十卷本〈佛说佛名经〉产生由来》,引起若干与会者的关注。

其二,近来发现自己的硕士论文研究部分(《敦煌遗书〈佛说佛名经〉二十卷本研究》)早已在万方数据、知网等网站存在(上海师范大学保留有使用论文的权利)。鉴于研究部分中,诸卷本比对表格中二十卷本《佛名经》的行号为当时自己排版所形成的,与发表于《藏外佛教文献》中的行号并不完全一致,因此有必要按照《藏外佛教文献》中的行号,对表格中的行号进行修订。

其三,二十卷本《佛说佛名经》分别发表在《藏外佛教文

献》第十到第十五辑中，为方便以后深入研究，有必要将二十卷本集中出版。

最后，卷十六 BD12243 号由导师方广铝先生于笔者硕博毕业后发现，需要补录。

方先生是我佛学方面的启蒙老师，其正直、慈爱、博大的胸怀深深地影响了我。感谢导师方广铝先生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为本书写序。我会继续铭记方先生的教诲，在学佛路上不断地完善人格修养，不负十方信施，奉献人生，奉献社会。

源 博

2014 年 7 月 16 日于南京栖霞山

目 录

序 言	方广镠(1)
自 序	(5)
绪 论	(1)
一、论文选题的意义	(1)
二、诸卷本《佛说佛名经》	(2)
三、学界关于二十卷本《佛说佛名经》的 研究情况	(4)
四、问题的提出与本文写作构思	(6)
第一章 二十卷本《佛说佛名经》的产生由来	(8)
1.1 佛名类等大乘经典的影响	(8)
1.1.1 从小乘到大乘佛陀观的变化	(9)
1.1.2 经典的神化	(16)
小 结	(18)
1.2 中土社会影响下的佛教信仰思潮	(19)
1.2.1 社会历史背景	(19)
1.2.2 末法思想与三宝崇拜	(21)
小 结	(37)

1.3 僧团戒律之弛荡	(38)
第二章 二十卷本《佛说佛名经》的最终形成	(41)
2.1 二十卷本《佛说佛名经》产生的年代	(42)
2.2 二十卷本《佛说佛名经》的结构与内容	(62)
第三章 二十卷本《佛说佛名经》地位浅探	(70)
3.1 对井ノ口泰淳认为的“十八卷本”之讨论	(71)
3.2 二十卷本《佛说佛名经》承上启下地位之 验证	(75)
结 语	(99)
参考文献	(101)
附编一	
录校体例与诸底本、校本说明	(107)
附编二	
校记修订说明	(112)
附编三	
敦煌遗书二十卷本《佛说佛名经》整理本	(115)
致 谢	(555)